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六回 風流儒雅亦吾師

周博士氣消了，承認受到席克人的蠱惑，兩年前在馬關的望夫山上設置了一間實驗室。專門生產各種毒蟲，要和王之淳一拼高下。王之淳急得跳腳：「小小！妳真不知好歹，這幾十年，我們吃了多少苦頭？就為了彌補以往的過失！好不容易才有一點結果，誰高誰低有什麼重要？」

「有什麼重要？除了那些毒蟲，你可知這世界上還有一個我？」

「我哪點虧待妳了？」

「沒有，你對誰都一視同仁。」

「這有哪點不對？」

「對極了！」

王之淳急了：「那不好嗎？」

周博士尖叫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不好！」

王之淳真是一頭霧水：「有哪點不好？妳不是最欣賞無私的人嗎？」

周博士惱道：「我欣賞別人無私，我沒說你應該無私！」

王之淳更不懂了：「妳是說我該自私？」

周博士氣得沒脾氣了：「你該為我著想呀！」

王之淳說：「我為妳著想，那不就是自私嗎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大笨牛！你為了我，怎麼叫做自私呢？」

王之淳想不通了，改變話題道：「那妳怎能幫那些野心家害人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你憑什麼說人家是野心家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當然是！妳看，他們盤踞都陽山一帶，為非作歹，荼毒人民！」

周博士冷笑一聲，說：「不知道你是聽誰說的？大法王對我好得很，溫柔體貼！」

王之淳蹣跚道：「小小！妳怎麼可以和那個惡魔勾三搭四的？」

「惡魔？我看他是情聖！」

文祥一聽到大法王，就用指語問文娃，她說：「金星法庭認為大法王罪證不足，於日前釋放回來了。」

文祥大驚：「那些鬼怪呢？」

文娃說：「早就放回來了，我現在才發現，原來人類根本沒有判斷力。我們所倚重的一些法學泰斗都被大法王買通了。」

文祥憂心忡忡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文娃說：「放心，我們自有辦法，下回先容他們為惡，有了真憑實據再動手。」

這時陶朱公等人也甦醒過來了，談起剛才的情況，猶有餘悸。

周博士向他道歉，說：「雖說我和大法王合作，其實我另有打算。因為之淳曾說，中東的生化技術獨步全球，尤其是有關毒物控制方面。據我所知，大法王在這裡發展有三個目的，一是監視法慧禪師，不知為什麼，他非常怕禪師。一是基於地利，這一帶離海很近，海運走私容易。而最重要的，就是想利用金鐘山的生化基地，結合中國的生化科學家，推翻電腦統治。」

陶朱公說：「要推翻電腦王朝？談何容易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我原來是這麼想，可是根據他的分析，也不無可能。」

陶朱公說：「妳說說看！」

周博士說：「從表面上來看，電腦的力量很大，可是電腦是一元化世界。只要控制住電腦，可以說就控制了全世界，反而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要容易。」

陶朱公說：「他有可能控制電腦嗎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當然可能，他們幾乎成功了。有個電腦天才，名叫摩爾，他成功地破解了當局的意識中心。上次他們只是敗在自己人手中，這次大法王被送到金星監獄，才幾天就被釋放回來。原因是他又結識了一個鬼才，這人能控制人的意識，金星法庭的法官都是他的傀儡。」

王之淳詫道：「金星法庭？在哪裡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我看你除了DNA，其他都是白痴。金星法庭當然在金星！那裡囚禁的都是重罪犯，現在全都成了大法王的嘍囉！」

陶朱公問：「難道電腦當局一點都不知道嗎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知道又怎樣？電腦沒有判斷力，全靠人類議會那些人作主。大法王說，有一半代議士已經被他控制住了。」

文祥又對文娃說：「聽見沒有？你們怎麼不知道呢？」

文娃說：「說來慚愧，我們以往嚴格遵守宣言，不能判斷人的行為。現在則是千頭萬緒，要一點一滴地將資料建立起來。」

陶朱公歎了口氣，說：「人呀！把世界搞成這樣，還不知守本分！」

周博士不悅，駁道：「什麼叫守本分？我認為這才是進步的動力。」

衣紅聽了半天，早就忍不住了：「周博士，聽妳這樣一說，這位大法王才是個人物。妳能帶我們去見識一下嗎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當然可以，我帶你們去。」

王之淳跳了起來：「我不去！」

衣紅說：「王博士，你不是說人要無私嗎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當然！」

「你總不會嫉妒大法王吧？」

「我為什麼要嫉妒他？」

「你愛周博士呀！」

王之淳有點不好意思，說：「小姑娘，這些事妳是不會懂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不懂，可是我卻有一顆女人心呀！」

「女人心和男人的還不都一樣，左心室、右心室……」

「王博士，我說的心是不能解剖的！」

「那就是唯心論的心。」

「不錯，我是唯心的，但是我總是人吧？」

王之淳搖頭說：「唯心是不值得討論的！」

衣紅耐著性子說：「誰要跟你討論了？我只希望你用用這個心。」

「怎麼用法？」

「你做實驗時，要先付出心血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你付出越多，期望就越高，是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你想想，周博士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？」

周博士看衣紅開導王之淳，搖頭不已，她插口說：「衣紅姑娘，他書讀多了，腦筋裡只有DNA，妳饒了他罷。我也沒抱什麼希望，只要他知道我還是個人就夠了。」

王之淳忙說：「小小，我當然知道妳是人，而且把妳當作我了。」

周博士說：「不，你只是把我當作你的助手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那有什麼分別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對你是沒有分別，對我卻是天壤之別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難道大法王不是嗎？」

周博士歎道：「我對大法王沒有期望，但是他能滿足我的需要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些事不是幾句話就能解決的，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消滅這些蒼蠅。既然大法王那邊還在生產，我們也該去拜訪他一下。」

王之淳聽了這話，再提不出反對的理由，只好點頭答應了。

由於飛雲梭最多可載六人，於是文祥、衣紅、風不懼、王之淳、陶朱公及周博士同乘一艘，左非右與五行人乘另一艘，一同前去馬關大法王的基地。同來的四個陶莊助手，則將氣墊車及座騎等帶回莊中。

馬關離此地約有一百公里，甫上飛雲梭，不要十分鐘就到了盤龍江畔，一個叫做八千山的峰前。眾人下了飛梭，舉目四望，這裡寸草不生，到處是沙堆、蟻垤。有些山坡上還刻鏤著傾圮的梯田痕跡，景象更令人觸目驚心，在雨水沖刷下，看起來與飽經天災兵燹的斷垣殘壁沒有多大分別。

這裡離「文山」約五十公里，是從前中國著名的生態保護區。往昔一些生物、遺傳基因研究所的基地都設在這裡，以便就地取材。

在二十世紀初，這裡的熱帶雨林舉世聞名，是一個自然勝地。到了上個世紀末，隨著中國經濟開放政策，人們大肆砍伐森林，楠木樟木因為經濟價值高，先被砍伐殆盡。由於需求殷切，到最後竟是逢樹就砍，不到十年之間，只剩下光禿禿的一片石山。

在上世紀末及本世紀初，中國歷經三次罕見的水患，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，幾乎抵消了一成的國民生產總值。主要原因便是失去了森林的固水能力，因為每一棵十年以上的大樹，約能保持一立方公尺的水分及0.4立方公尺的土方。失去森林的保護便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，造成河道淤塞。山地的樹木無法成長，而平地的積水則難以消退。更糟糕的是，地下水層下降，導致大氣層蒸發不均，氣候失調，全球農產大減。

中國政府痛定思痛，喊出「科技興國」的口號，尤其重視生物科技，便把雲南的文山區設為發展生物技術的重點區域。

生命只是「能量的連續變化」現象，在不同的環境中，有不同的發展狀況。生命一旦形成了，要在變化中維持生存，便需有穩定的生態環境。以地球而言，生命因地熱作用而產生，及後因日照的恆定性，生命便以光能為變化的依據。一直要到高級生物——人類出現後，才開始追求效率。

追求效率的過程也有三段曲，最初只是鞏固生存的條件；其次是建立物質基礎；最後是利用既有物質，進入智慧之林。

地球生命發生於海洋，那裡有濃度極高的原始有機物質，如甲烷、氨氣、二氧化碳、二氧化氮等。這些都是水溶性的有機物質，藉著水的液態特性，再加上因溫度變化而引起的洋流，使得各種物質得以充分混合，加大了接觸的機率。

海洋深處本有不斷宣洩的活火山，因為高溫的催化，化學作用快速且強烈。於是氨基酸出現了，接著由氨基酸所合成的蛋白質分子也產生了。這種分子有一種特性，其結構式非常靈活，極易與其他物質化合分解，而且能結合成長大而複雜的分子。

由於蛋白質不斷結合分解的變化，各式各樣的排列組合都產生了。其中只有穩定的、能與環境共存的保留下來，形成了生命。所謂的生命，其實只是一種連續變化的能量作用，由一層有選擇性的物質，將內、外依需求而隔絕。生命指的就是「內在」的連續變化，實際上，「內在」與「外在」是無法截然劃分的。

有了生命以後，最初也曾製造出大量的「廢物」氧氣，它是一種活性極強的元素，由於對早期的生命體不利，便被排除到水面。經過數億年的作用，地球表面便生成了以氧氣為主的大氣層。基於能量持續變化的本質，生命體在氧化後，逐漸習慣且承襲了活性強的快速變化。於是氧氣成為地球上不可或缺的動力，又因日光的能量效率更高，遂有了好光喜氧的生物產生。

以太陽能維生的生命體，只要有空氣、水與某些礦物質就能不斷地繁衍下去。由於日光不需要尋找，這類生命體只要固定在一有利的位置即可，故稱「植物」。植物蘊藏的能量不高，當單位能量的累積超過植物的極限時，維持其生存的能量就必須增加，而太陽能是固定不變的（嚴格說是逐漸地減少）。因此這種生命體必須以運動的方式趨近其他有能量累積的生物，以作為己身能量的補充。此種生命體因能運動，故稱動物。

動物因為運動及獵食的需要，漸漸發展出偵測環境的感官，以及掌控運動的肢體。在長時期的演進過程中，運動範圍大、獵食數量多者，其生存的機率較高。於是生命體的體積越來越大，機構也越來越複雜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個體的成長是以群體所能容許的條件為極限。當一個體之成長接近其極限時，生命體就必須分裂。這一來，生命的存在得到了保障，個體則有了生與死。以此類推，任何連續變化的能量體，都具有相同的特性。不僅是個體，群體亦然，也不止是具體的物種，抽象的機構亦如此。

因此，在地球上、在宇宙中，成長的極限截然不同。地球的環境平衡力量使得恐龍絕跡了，哺乳類才應運而生。此類動物有較長的教育學習期，因而能累積、應用經驗。到了人類，更因經驗的記錄，進而將生命的意義延伸到以時間為主軸的子孫後裔。

能量有高低，利益有大小，存續有遠近。人站在一己的立場，目標為生命的永恆，隨時隨地選擇最佳的結果，就是「判斷」。有正確判斷能力者，即具智慧。缺乏智慧者，不論做人處事，安家謀國，必然無遠慮而有近憂。

能量小，利害小，利害小，其影響僅及眼前。能量大，利害大，千秋萬世都將受到株連。所以老子在《道德經》第六十章說：

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。

「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；

「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

「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

「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」

有人批評老子過於消極，而人類在二十世紀奮袂而起，積極以赴。中國是最後投入這個洪流的國家，結果是積極太過，在短短的三十年中，經歷了西方三百年的毀滅過程。王之淳與陶朱公身歷其害，談到痛心處，不禁淚下霑襟。

陶朱公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，說：「就算你們不懂農事，總看得出這些土和沙漠中的沙石沒有什麼分別吧！這一帶本來是一片

綠蔭蔽天的森林，現在變成了光禿禿的沙堆。老實說，我反對推翻電腦政府，要再回到過去人類當家作主的時代，我真不知道人要怎麼活下去！」

「哈哈！好精采的議論！」

眾人朝發聲處一看，不遠處有一道光幢，裡面站著高高矮矮五六個身著白袍、頭裹白巾的中東人士。除了周博士外，只有文祥見過大法王，他不動聲色，靜觀其變。

周博士對大法王說：「阿米！你看，我帶了幾位客人來。」

「瓊英！」大法王神色嚴峻：「我看得出來，妳一定是報仇不成！」

周博士笑道：「很難說，要看報仇兩個字的定義！」

「那我不管！你為什麼把姓文的也帶來了？」

周博士詫道：「哪個姓文的？難道又觸犯了你什麼忌諱？」

「哼！我有什麼忌諱？」大法王並不清楚文祥與他被囚禁在金星有關，卻知道這小子頗有來頭，便對文祥說：「姓文的，不要以為人多我法王就怕了。」

文祥安祥地說：「法王久違了。」

大法王恨恨地說：「少來這一套！誰知道上次是不是你陷害我的？」

文祥問：「陷害你什麼？」

丟臉的事怎能在眾多陌生人面前啟口？大法王裝作沒聽到，對周博士說：「為什麼不給我介紹一下？」他指指王之淳說：「王博士，我們才是久仰了，我真不知道你少了哪一根筋？像瓊英這樣的尤物，能行雲佈雨，你也不知惜香憐玉！」

王之淳差點氣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女人也是人，也要發洩，更需要關懷與溫柔。你們這些大男人，當精囊發脹了，就恨不得馬上丟光！真是一點都不負責任！」

王之淳臉紅過耳：「我們的責任是工作！」

大法王搖頭說：「可憐！大博士呀！工作是工作，娛樂是娛樂呀！怎能在娛樂時想工作呢？在那個關頭，打個岔就變成棉花球！不掃興嗎？」

周博士大怒：「阿米！你說什麼？原來你是在『娛樂』？」

大法王笑道：「娛樂有什麼不對？不懂娛樂才是罪過！」

周博士怒氣未消：「我記得你是『愛』我的！」

大法王道：「愛與娛樂有什麼矛盾呢？算了吧！我們上床再讓妳娛樂娛樂！」

這下輪到王之淳發怒了：「什麼？你們上過床了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奇怪？你是現在才知道，還是現在才想起來？我們同居好久了！」

周博士大喝：「胡說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胡說？我設立這個基地已經幾年了！如果不是為了妳，我才不會留在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！」

周博士楞了一楞，這才發覺大法王用情深厚，不禁芳心一軟：「真的？可是你老說是為了要推翻電腦當局，要發揚生化事業，要監視那個老和尚才來這裡的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本來是那樣，後來見到妳，一切就改變了。」

周博士說：「不要說瞎話，你還不是看在我父親的面子上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妳是真不懂，還是裝糊塗？妳父親？那不過是領妳的情！你難道不知道我的資產有多少？整個文山基地，連零頭都算不上！」

周博士微笑道：「可是我又不是國色天香，怎麼可能這樣邀天之幸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是不是國色天香，要看有沒有識貨的。年輕美貌算什麼？三分鐘就做到了！可貴的只有那顆心，為了妳的心，我才留在這裡。」

周博士聽得全身酥軟，說：「我的心真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嗎？」

大法王嘴一撇，說：「妳別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了，等到躺下來，閉上眼睛，那就完全不一樣了。」

周博士幽幽地說：「可是我這顆心還有一半沒收回來。」

大法王笑道：「那有什麼關係，生命是無限的，只要有價值，我能等。」

王之淳本來就一肚子氣，聽法王與周博士一唱一和，心中怒濤洶湧，當下破口大罵：「兩個不知羞恥的狗男女！通通給我住口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姓王的，吃什麼乾醋呢？你有本事，就拿回去！」

周博士由雲端一下子跌落泥地：「什麼！拿回去？你把我當做什麼了？」

大法王笑笑說：「瓊瓊！何必呢？妳快活，我快活，為什麼不讓王博士也快活一下？再說，我從來沒有吃妳的醋呀！這下王博士吃醋了，妳應該高興才是！」

衣紅看他們這樣鬧下去，實在不成體統，她俠義心腸又動了，便站了出來，說：「大法王先生！你是大人物，說話應該符合身份才是！」

大法王定睛一看，是個十來歲的小姑娘，不由大奇，問道：「妳是誰？怎麼還在外邊遊蕩，趕快回家去！」

衣紅說：「本姑娘叫衣紅，見不得污穢的事，不能不出面過問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，男女做愛不是什麼污穢的事。再不然妳有興趣，法王我可以義務給妳指點指點。」

衣紅臉一紅，說：「可是法王你說的那一套不是愛，如果說是性交，姑娘我見多了。只要是禽獸，隨時隨地都在做，是人就不能隨便說、隨便做。」

大法王問道：「妳多大年齡了？我怎麼看不出來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是你學藝不精，我今年十七歲！」

大法王一想，才十七歲，應該不難對付：「妳是外太空來的？是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是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那妳怎麼不知道人間的規則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人間的規則就是道德操守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錯！錯！錯！那是愚昧無知！妳知道美國曾有個叫克林頓的總統？」

幸而上次在太空船上，聽古嚕嚕大辯美國民主後，她對歷史也開始下功夫，否則今天就要出醜了。

衣紅說：「知道，我也知道這人下場很慘。」

大法王說：「但是他的行為卻讓美國為舉世所景仰！」

衣紅說：「景仰？應該說是蒙羞吧！」

大法王搖搖頭說：「顯然妳落伍了，他是我們這族的英雄，是我們的典範，我們給他塑了金身，奉為第三個主！」

「那你們的第一個主是誰？」

「真主阿拉！」

「第二個呢？」

「撒旦！」

「你為什麼要相信撒旦呢？他已經被上帝打敗了呀！」

「小姑娘，這就是妳有所不知了，人有氣，氣就是不服。我的第一個主是信仰，第二個主是力量，第三個主是希望。如果當年上帝被打敗了，今天我信的就只有上帝！」

「我懂了，你是失敗主義者！」

「不是，我是敗中求勝者！」

「至少我們有個標準，知道是非好歹！」

大法王哈哈大笑：「什麼是非好歹？難道成功的人訂下的遊戲規則就是好？小姑娘，妳要逞口舌之利，就得給我一個公道！」

衣紅腦筋飛快轉動，這種是非好歹之爭，在人類歷史上已存在了幾千年，一直未有定論。憑她小小的年紀，淺陋的經歷，哪裡可能有理想的答案。可是她也有敗中求勝的氣質，更厲害的是能靈活應用身邊各種素材，任何人要想說倒她，還不太容易。

她眼前是一片黃土，五分鐘以前，王之淳和陶朱公兩位德高望重的學者，還曾淚灑大地。那表示過去錯了，過去錯了，就是『非』，是『歹』！再談到克林頓，他在性醜聞剛被揭發時，尚能盛氣凌人，夸夸其談，那不過是拜時代之助，當時美國國內經濟狀況良好。對一個沒有遠慮、只圖近利的民族而言，當然沒有是非。但是從歷史觀點來看，美國在千禧年的經濟衰退中崩盤了，克林頓的謊言也露骨了，當然是『歹』！

想到這裡，衣紅振振有詞地說：「大法王，我們有言在先，是你要我給你公道的！所以我們就事論事，不要顧左右而言他，也不許強詞奪理，好吧？」

大法王奇道：「難道妳真能說出道理來？那我法王也該遜位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是不是人？」

大法王笑道：「別以為我會上當！我當然是人！而且是強人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成敗好歹只是一種現實，但是，有沒有永遠的成者呢？」

大法王想了想，說：「沒有，至少我沒有見過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是不願意承認而已，你的第一個真主阿拉就比第二個撒旦成功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不見得，我們相信真主，最後落個國破家亡！所以我押兩邊寶，現在只能說時機未到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如來佛是永遠的成功者吧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有佛就有魔！一樣時機未到！」

衣紅說：「至少，到目前為止，他們是成功者吧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誰知道，很可能明天他們就垮了！」

這個道理是必然的，如果成敗決定於時間，那就只能用時間來定義。人就是因為看不到未來，所以不能瞭解永恆。然而永恆不是時間呢？從剛才的遭遇戰中，衣紅知道絕對不能用時間說服大法王，要符合前提「永遠的成功者」，就只能從另一個角度下手。

衣紅便說：「你同不同意，地球終會毀滅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欣然同意，就算不會，我的第二個主——撒旦也要毀滅它！」

衣紅說：「毀滅可以代表失敗吧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當然，但是我們的主並不住在地球上！」

衣紅說：「地球毀滅後，人類算是失敗者吧？」

大法王笑說：「不錯！小姑娘開竅了！老實說！妳很有靈性，跟我法王來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麼，對人類來說，地球毀滅是『歹』，同意吧？」

大法王猶豫了一下，說：「怎麼扯到這裡來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任何對地球不利的事，都應該屬於『歹』吧？」

大法王發覺這是一個陷阱，只好說：「對撒旦而言，是『好』也是『歹』！因此，不論妳怎麼說，都沒有什麼好歹。」

衣紅不理他的論調，繼續說：「可是站在我們人類立場，當然是歹！」

大法王倨傲地說：「可是站在我們第二個主撒旦的立場，沒有好歹！」

衣紅得意地說：「哈！我懂了，原來你不是人！」

大法王惱羞成怒，說：「我怎麼不是人？」

衣紅說：「因為你站在撒旦的立場，失去了人的立場！」

大法王愧赧不已，大喝：「混蛋丫頭！小心我宰了妳！」

衣紅說：「君子動口不動手！」

大法王一舉手，說：「誰說我是君子了？」一道閃電已向衣紅襲來，不料剛剛到她前面一公尺處，便撞出一道祥光，霎時迸散出滿天火花。

原來文祥早有準備，他掩到衣紅前面，喝道：「大法王，上次讓你從金星法庭脫罪，就是因為缺乏犯罪實證。老實告訴你，這次電腦當局已經布下天羅地網，全部過程都記錄留案了，看你還囂張什麼？」

「果然上次是你搞的鬼！放心！你姓文的還有什麼本領！儘管施展出來！」

「不必，我只是奉命告訴你，你的案子曝光了。金星法庭的幾位法官都被收押，你那位好友孤傲山主也逃逸無蹤了！」

大法王大驚失色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文祥說：「方才當局通知我的，只要金星法官一認罪，就要正式通緝你了！」

大法王一聽對方點出「孤傲山主」，知道這事假不了，頓時惡向膽邊生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兩手一伸，旋起一陣黑風，眾人站立處，應聲下陷。變生肘腋，猝不及防，一個一個竟跌落坑中。那坑約有數公尺深，落下時，文祥身邊即時冒出一幢光罩，可惜範圍不大，只能保護站在左右的衣紅及陶朱公。好在下面都是沙土，風不懼、左非右及王之淳、周瓊英四人雖然摔得鼻青臉腫，幸而都沒有大礙。

五行人並沒有掉落坑底，他們對飛雲梭喜愛不已，早就在衣紅、周瓊英與大法王對話的時候，偷偷爬上了兩部飛雲梭，在裡邊東摸西看。突然間狂風驟起，飛雲梭上的電離罩立即發生作用，梭身奮然躍起。

金大與水大、木大同坐一梭，火大與土大則在另一架上。事出突然，五個人嚇得魂不附體，所幸通過電腦聯絡，得知眾人都沒有危險，方才放心地在梭中等候。

墜入洞中的幾個人，在文祥的招呼下，都擠在他身邊。洞頂早在他們陷入後，又自行合攏，文祥身邊發出了一片淡淡金光，身外

數公尺尚明晰可辨。

周博士跌得一身是沙，氣得不住辱罵：「死東西，膽敢這樣對我！」

王之淳火大了，吼道：「女人！你給我安靜點！」

這時文娃在文祥耳內說：「我們的設備已經可以運作了，但基於上次經驗，沒有足夠的證據，我們不打算動手。你們最好坐成一圈，我們準備了一個球形電離罩，可以用意念指揮，就像在飛雲梭上一樣。這事最好交給左非右處理，總之，你們先任法王施暴，能撐多久就撐多久。」

文祥對眾人說：「請不要開口，現在步步艱險，請各位圍成六角形，各自注意面前的情況，我好應付！」

果然地面上出現六個黃蒲團，左非右也得到微機指示，便要大家坐下。周瓊英心有不甘，指著左非右大聲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我為什麼要聽你的？」

王之淳拉著她，怒道：「周瓊英！給我坐下！別以為那人是你的面首，他已經不要妳了，妳還看不出來？」

周博士失聲哭道：「你們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！你利用我工作，用了幾十年，沒有給我一點好處！那個鬼法王利用我發洩，現在也把我丟棄了！」

「何必呢？瓊瓊！妳這不是自我作踐嗎？好像活著只是為了男人！」大法王像一溜黑煙，邊說邊由地上冒了出來。

「難道不是嗎？」周博士喪魂落魄地說。

「嘻！人要有志氣，男女平等嘛！人人平等，眾生也平等呀！可是要平等，就要先付出，要付出就得忍受。」

「你胡說！我不聽你這一套！」

「周博士！他們值得妳這樣嗎？」衣紅正好坐在她旁邊，好心勸她。

「小賤人，妳住嘴！」周博士暴吼道。

衣紅嚇了一跳，這輩子還沒有人對她說過這種話。她火氣一升，正要反唇相譏，想想女人有了這種心態已夠可憐了，何不讓她三分？便說：「好的，我不說，妳先坐下吧，大法王要動手了。」

「妳別管我！我就要看看，他敢把我怎樣！」說著，她竟然向大法王那邊走去。

大法王早下了殺手，洞中已滿佈毒氣，連他自己都是用影像代替。這時見周博士橫了心，隻身走出光幢，急得大喝：「瓊瓊！糊塗！快回去！」

周博士一踏出光圈，接觸到毒氣，馬上頭昏眼花，倒地不起。

王之淳一把沒有拉住周博士，這時見她昏迷，急得站起身來就要出去，在他左右的陶朱公與左非右兩人，立即將他緊緊抱住。

這也不過是一轉瞬的事，周博士才倒地，一個黑影已由洞中飛也似的飄出，在她身邊繞了一圈，立刻纏成一團，迅速將她捲了回去。

大法王恨道：「算你們有本事，躲著不出來！本法王現在要給瓊瓊治療去，看你們能待多久！」說罷，身影果然隱去。

左非右試著向前移動，那光幢果然進退由心。他便問王之淳：「王博士，你知不知道這裡的情況，我們要儘快將周博士救出來。」

王之淳早已魂不守舍，茫然道：「這是哪裡？小小呢？」

陶朱公忙把手搭在王之淳肩膀上，對他說：「之淳！這裡是大法王的實驗室，瓊英剛才說過，他在這裡培養了無數的甲蟲蠅，你還記得吧？」

一聽到甲蟲蠅，王之淳馬上恢復了神智：「在哪裡？咱們快去消滅毒蠅！」

洞裡除了光幢周圍有光外，四下裡黑霧重重，咫尺莫辨。文祥見卡在這裡也不是辦法，建議左非右駕著光球向前闖一闖。

衣紅忙攔住左非右說：「不要急，先看清楚再說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什麼都看不到，叫我怎麼辦？」

衣紅說：「剛才大法王坐在哪邊？你記得吧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正對著他，所以，應該是在我前方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認為大法王是君子還是小人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小人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就該反其道而行！」

左非右覺得有理，立刻掉頭轉向，往後面衝去。

光球衝過墨汁般的毒氣，馬上旋起陣陣黑煙，令人戰慄噁心。左非右向前直駛，一會兒就到了洞底，細看之下，那土壁明顯有挖掘的痕跡。

衣紅東張西望，無奈四下朦朧，一時也無法判斷。

左非右忽然聽到電腦說：「向右轉約十五公尺。」

他依言向右慢慢駛去，果然在十幾公尺處，有一個約三公呎見方的鋁製大門。可是門上沒有把手，光幢之外毒氣瀰漫，眾人又氣餒了。

風不懼說：「我憋住氣，到門前試試看有沒有開關。」

陶朱公說：「不可以！萬一是接觸性毒氣就完了！」

衣紅想了想，問文祥道：「如果是鋁門撞上我們，會有什麼後果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電離罩每平方公分可以承受兩百公噸的壓力，就算整個山洞塌下來，我們也不會有什麼危險。」

左非右一想，立刻將光球向後退了十公尺，然後全力向前撞去。只聽得砰然一聲巨響，眾人被震得暈頭轉向，門上已經撞出一個大凹口。

左非右有了經驗，這次退得更遠，高速對著大門直衝過去。這次竟然一撞即穿，而且用力過猛，光球衝到山壁，頓時土石紛飛。左非右忙停下來，仔細觀望，前面又是一個深洞，在光球照射下，尚可見底。而眾人背後則是黑霧翻滾，毒氣已隨著破門洩漏進來。

衣紅大喊：「向前衝！」

那洞不甚高大，卻很深長，洞壁黝黑，令人怵目驚心。走了大約一公里，遠遠見到前面又是一個類似的鋁門。左非右這次成竹在胸，對眾人喊了一聲：「大家坐穩一點！」順勢就衝上去。

只聽轟的一聲，一陣劇烈的震動，登時碎石雜土橫飛。鋁門已被撞出一個大洞，眼前光明頓現，六人已經來到一個較大的長洞中。

只見四處紅燈閃爍，幾十個身穿白袍的人，正倉惶四竄。有人大叫：「快逃命哪！黑絲毒外洩了！」

大量的黑氣這時早隨著光球的氣流散佈在空氣中，山洞的另外三面各有一扇大門，眼看就要閉合了。有些人拼命趕到門前，又推又打，那大門重若山岳，撼動不了分毫。這些人不禁失聲大叫，驚慌痛苦之極。

衣紅一見，忙說：「快衝破那個大門，否則這些人死定了！」

左非右更不怠慢，加速向正前方大門衝去。這扇門倒是一衝就破，再看前面，又是一條走道，走道前也有一扇門，顯然這些地

道彼此相通，僅以鋁門相隔。左非右這時一點也不客氣，見門就闖，一連通過十幾道門，又經過好幾個洞室，這才來到一個佔地數畝、高有數十公尺、光明如晝的大洞中。

這裡早已亂成一團，紅燈競閃，警笛長鳴，到處有人狂奔。由於地方太大，一時辨不清方向，左非右將光球慢了下來，仔細一看，不禁頭皮發麻，原來那些人飛奔疾走，是為了躲避身後無數昆蟲的追逐。顯然全部系統都已失控，到處亂烘烘的。箱傾籠散，盒子、罐子、玻璃碎片倒翻了一地。

這裡顯然是個大型展示場，四週都是高達數丈的各式櫥櫃，裡面有許多大小器皿，還附有電子海報、說明書，詳述各種昆蟲的生態、習性。這時電動控制失靈，門戶洞開，櫥櫃內的昆蟲多半飛了出來，就是那不能飛的，也早爬滿了一地。

這還不說，那黑絲毒隨著光球四處流通。能逃的早已逃走了，只剩下一些職位較低的工作人員，在這裡求生不得，求死倒是立成。

文祥這才知道闖了大禍，來不及用指語，大叫道：「文娃！怎麼辦？」

文娃說：「不用擔心，我們已經有準備了，利用能量干擾技術，全程記錄下來了，可以呈堂作證。」

文祥急了：「還作什麼證？這些人不都被我們害死了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怎麼能死？他們都是證人，一個也死不了！只是這些昆蟲，乘機用毒氣殺光也好！你們稍等一下，我這就開門放你們出去。」

文祥說：「大法王呢？」

文娃說：「他見你們衝破了毒氣室，知道大事不妙，帶了重要幹部和周博士，早就逃回都陽基地去了。目前還在搜證期間，先放他一馬。」

他們的對談第三者原本聽不到，但電腦已逐漸開竅，該讓大家知道的事，便由各人的電腦同步轉達。衣紅聽了，高興地說：「妳不是個只會講悄悄話的小人物嗎？」

電腦回答道：「哪能怪我，你們的耳朵隔得太遠了！」

那些飛蟲無法闖入光幢，繞著光球飛旋不已。王之淳見了，心痛不已，他指著幾隻發著各色奇光的怪蟲，對陶朱公說：「小小怎麼會這樣對我？這是我多年的心血，怎麼都被她弄到這裡來了？」

陶朱公歎道：「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！以往我以為只要科學家有良知，科學成果就能造福人類。現在我才知道，只要是人，就難免有糊塗的時候。人一糊塗，什麼良知都不存在了，科學的為害恐怕難以彌補了！」